



巴中中学子三十年奋战油田

吉林栾哲 王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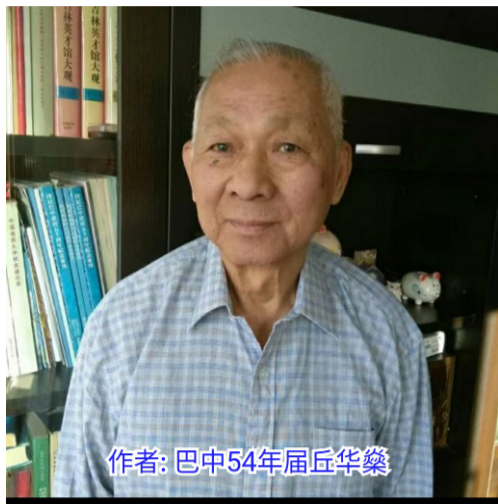
“呜——”汽笛长鸣，巨轮徐徐开出码头，朝着中国的方向前行……

1959年，年轻的丘华燊告别家人，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那一刻，我的心终于踏实了。”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老人的双唇有些颤抖，“选择回到祖国，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上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涌现“归国潮”。丘华燊也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印尼国籍，满怀着一颗热爱祖国、致力于家乡建设的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邱华燊出生在印尼，是第二代华侨。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的他，高中在雅加达巴城中学毕业后，在



作者：巴中54年届丘华燊

居港一所华人学校教书。

1959年回国后，丘华燊考上了北京地质大学石油专业。同一年，扶余27井油流喷涌，发现我国首个浅层整装油田，就是现在的吉林油田。这一发现改写了丘华燊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吉林油田，开始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历程。

“刚到东北，就给我来个‘下马威’

。”邱华燊回忆，“那年我在采油厂当实习工人，冬天特别冷，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现场呆一会儿，帽檐上、眉毛上就会结上一层‘白霜’。即使全副武装，也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那时，扶余油田刚刚组建，正好赶上3年国民经济调整。由于缺少投资，油田被列入了“关停并转”企业行列。面对困难，邱华燊和300多名油田创业者以“挺起腰杆，站稳脚跟，宁可不要工资，也要保住油矿”的气魄，勇敢地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1970年早春，上万名下乡知识青年和人民解放军官兵会聚松花江边，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70”石油大会战。

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油田大部分都进入了低渗透阶段，吉林油田是典型的低渗透油田，如何提升产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一难题，国外已经研究出水平井压裂改造的工艺，但却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不服输的钻井

团队，不分昼夜，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经过多次实践，最终创新研制了固井水平井多段分簇可回收式压裂工艺和裸眼水平井可开关滑套压裂工艺两项配套技术，不仅解决了吉林油田水平井压裂工业技术的瓶颈，为中石油水平井工业技术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降低成本70%以上。

谈起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邱华燊记忆犹新：“会战年代，困难特别多。但千难万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难。”为了能为国家多找油、多拿油，邱华燊和一位工程师、一位老工人，领着这些知识青年成立了一个产油队，3个人干20个小时休息一天，实在累了就在井组泵房躺下睡会儿。靠着吉林油田人独创的“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上；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上；争分夺秒，创造条件上；遇到困难，迎着困难上”的“五上精神”，以“宁肯筋骨断，誓夺一百万”的豪情壮志，创造了无数新纪录，仅用了2年时间，原油产量由20万吨上升到100万吨，吉林油田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试采区一跃成为年产超过百万吨

的中型油田。

1973年7月，吉林省石油会战指挥部成立，来自玉门、江汉等油田的一大批技术骨干和工人驰援吉林石油会战，红岗、新木、新北等油田陆续开发。1979年，原油产量达到186万吨。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国石油产量突破了亿吨，从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进入了世界石油大国之列。

进入新世纪，吉林油田的“大情字井”和“英台油田”成为特低渗透油田。以当时的开采技术，再不加以创新，英台油田就基本要“退休”了。

为了让“老井”重新焕发青春，张应安转变思路，大胆创新，通过新工艺结合英台地质的实际，采取控缝高压裂配套技术，对“英台油田”108井、107井和109井进行有效开发。苦心人天不负，新的压裂技术使三口井的产量大幅提升，吉林油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百万吨采油厂也由此诞生。

随后，吉林油田在艰苦决战英台后，挥师乾安油田大情字井地区，通过压裂改造工业技术逐渐认识了各油田的潜力，吉林油田的产能也由此从200万吨提升到400万吨。



我为祖国献石油



上世纪70年代吉林油田建设现场